

“重返”这片湖

□赵玫



这片湖，叫微山湖。微山湖在一首歌里。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”

似乎从七八岁起，便开始哼唱这首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主题曲。十分玄妙的是，我能于多种情绪中歌唱它，比如，喜悦时唱它，伤感时唱它；乖顺时唱它，顽皮时唱它。还有一令人诧异之处，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，许多次境内境外的旅行，只要置身于一片大湖，竟然常常鬼使神差地误认为是微山湖，并能触景生情，以神往的调子，唱起这首跨越时空，与所有美丽湖面似有天然“缘分”的老歌。老歌永远年轻，以其舒缓、温柔、缠绵的韵律，在众多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中，体现出自出机杼的异类气质。歌声起来，每位沉浸其中的歌者，仿佛都有了灵敏的音乐触觉，有了动人的嗓音天赋，有了昂扬的精神操。就连最不擅长歌唱的人，亦敢于忘情地调动五官，陷入如梦如醉的痴迷。

有了第一段的垫底，奠定了整首歌曲的浪漫主义基调。第二段急速地转折为战火纷飞——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铁道线成为杀敌的战场，扒飞车，炸桥梁，像钢刀插入敌人胸膛，打得鬼子魂飞胆丧……节奏及内容的巨大反差，却毫无突兀之感，让人热血沸腾，激情振奋，令人信服地凸显出游击队员举重若轻，手起刀落，笑看寇寇灰飞烟灭的强者气概。

及至年龄大些，开始阅读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。她的一段话，有人归类为充满深意的哲学思考，但我偏偏就看作一幅文字勾勒的风景。这段美妙的描摹，本是对一片英伦湖泊的礼赞，但在我读来，活脱脱就是对华夏微山湖的传神再现：“落日西坠，原先清晰的景物，渐渐消失。无边的寂静，像雾霭一般袅袅地弥漫开去，风停浪静，波光粼粼，偌大的湖面松弛下来，悄无声息地入睡了……”

存留心中多年的微山湖，洒脱地走出歌曲，以丰饶、娇娆的浩渺横卧在我面前，是不久前一个还带着灼热、又带着凉爽的初秋

天。熟稔而又陌生的微山湖啊，馈赠我一种回归故土般的“重返”。

全身心地拥抱了真切的心中胜地，才知道自己实际的无知。微山湖岂只是一片激荡在无数过来人精神深处的湖面，其体量之大，在广袤的北方大地，无出其右者。绵绵不绝的水源，来自黄河、淮河两大流域的上百条河流。京、津、冀、鲁一带的京杭大运河，自165年前断流之后，微山湖成为大运河事实上的北段开凿之地。如此重要的大湖，除却革命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，显然超出了我单一的想象与缅怀。于是，接下来便有了长达五六天的盘桓。微山湖及四周紧密关联的物与事，将行程装点出风光无际。

其实，对于这片浩大的湖泊，我最想探究的，依旧是给人数十年无限遐想的“静悄悄”。数日下来，自有一番活泼泼的风水在起伏、荡漾。微山湖以远离尘嚣的背景，不动声色地营造出任城区、汶上县宽街窄巷安居乐业的社区新貌，营造出湖西南阳千年古镇的市井画面，营造出湖西鱼台县数十万亩优质稻田的生态色彩，营造出湖西北梁山县铁路与运河联运的时代交响。

带队的马姓才俊，其兄寓居京城，为画坛高手。在鱼台市民中心的博物馆里，悬展着“高手”一幅微山湖的磅礴大画，苇叶摇曳，鱼儿腾跃，水鸟掠过……立足画前，微山湖的宁静延伸得无限悠长。细看四周的参观者，无论成人还是孩子，快乐写在每个人的脸上，这让你毫无疑问，心爱的土琵琶与动人的歌谣组成的曼妙音符，会随时回旋在他们心上。

黄昏时分的微湖畔，夕阳血红，流光溢彩，轻风拂面，虫鸣入耳，远离纷扰，心无凡忧。翌日便将踏上归途，但我们确信，与眼前这番无边天籁，只是暂别，一定后有期。轻声地，有人唱起了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。其实四周气氛早已渲染出瓜熟蒂落的前奏，引领朋友们不约而同地应和开来，既有独唱的倾吐，又有男声、女声、高声、低声的策应，惟有尾声久久不肯到来，不停地排列组合，以致物我两忘，欲罢不能。终于，彼此发现，竟然都含了闪闪泪光。

大家V微语

心重

□鞠志杰

●“心”这个字很有特点，据说是从甲骨文演化而来，中间的一点漂浮在上面，似有跳动的感觉，这样，心便是活的了。如果那“一点”跟周围的笔画粘连，整个“心”就死了。

●刘庆邦说，心重的人才会成为作家。心重了，想法才会多，但同时烦恼也多。

●心太重，有一点儿干扰就心乱如麻，出点小错就会难过好几天，总是无法面对太多的悲惨和痛苦。心太重，事无巨细总想亲历亲为，而且不完成不罢休。心太重，总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也总是为别人想得太多，总是比别人多担一些沉重。

●正是因为心重，凡事都上心，做事才让人放心。心重，往往是负责任。

●相反，那些所谓“心大”的人，其实却是心空，心里不装事、不想事，做起事来不靠谱。自己倒是一身轻了，结果却是误事。

●心重，不是心机重。心机重的人处处算计别人，而心重的人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。

●哲人说：所谓成熟，就是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，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。心重的人，可能缺少的就是磨砺和历练。当他们经历得多了，世事沧桑皆已洞察，内心也会变得强大起来。

●心重，却能举重若轻，必是良才。

城市笔记

卖菜老人

□张亚凌

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，是个身体发福的老人——没有杂色的纯白短发，微卷；老年斑也没缺席，星星点点似乎只想提醒一下年龄。一年四季，她大多时间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。白发红衣，又在最末，竟平添了压阵脚的味儿。

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，叶儿精神得晃眼；摊开的香菜，细根儿显得很长；几棵包得结实实的大白菜，大叶片儿绿得让你不好意思叫它“白菜”；细长的线辣子，扭着身子说着长大的不易；几个现在都很少见的地黄瓜，倒是能勾起许多从乡村打拼过来的城里人儿时的回忆……

老人的菜，品种数量都不多。据老人说，郊区家里有个后院，一直没盖房。“庄稼人，看地荒着就心疼。”就种了一后院的菜给娃们吃，娃们又吃不了多少，就开始卖了，一卖就是多年。

买的次数一多，跟老人就熟了，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。

“能挣多少是多少，又不靠这养家。我卖菜，就是图个眼宽，看着南来的北往的，心里也不慌。”老人又下巴一抬，指向斜前方，“闺女家就在那个楼里，到了饭点就把饭送过来了。人老没办法，还是不能坐吃等死……”老人好像还有点小孩脾气，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。她突然身子前倾，很神秘地悄声问我：“你知道我妈我大（方言，指父亲）活了多大岁数？”不等我猜，她就满脸得意地揭秘了：“都活了九十多！”尔后，她传经般说，“人得不停地动，你动着，身上的零件就不生锈。就像农村那老房子、烂房子，只要住人，门窗天天开着，通风透气，还能撑很多年。再好的新房，不住人，门窗紧关，几年就烂塌了。”

喜欢听老人说话，她的话像光，亮亮的，暖暖的。回想起来，第一次是被那“白发红衣”吸引着去她那里买菜的，还好奇地问她高寿，得知其足龄八十一，不禁慨叹她精气神真足。

碰到把她的菜跟旁边摊儿的菜对比的顾客，老人很坦然地说：“不要比了，买他的，我是没事凑热闹。”旁边的那位摊主也很风趣，接上话茬儿说：“还是买老人家的，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，不容易。”这时，买菜的卖菜的，连同看热闹的，都笑了。

读史札记

丑脸上天

□佚名



北宋年间有个叫侯蒙的人，长得丑陋，科举之路也非常不顺，年过而立还屡试不第，大家都看不起他。

一天，有个不怀好意的人为了羞辱侯蒙，把他的头像画在了许多风筝上，而且画得比侯蒙本人还丑，还把风筝放上了天。一时间，天上飘满了侯蒙那张脸。

那人本想看侯蒙的笑话，谁知，侯蒙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和别人一起观看那些高高在上的风筝。很多人发出哄笑，而他却饶有兴致，还填了一首《临江仙》的词：“未遇行藏谁肯信，如今方表名踪。无端良匠画形容。当风轻借力，一举入高空。才得吹嘘身渐稳，只疑远去蟾宫。雨余时候夕阳红。几入平地，看我碧霄中。”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远近闻名，原来是画工把我画上了风筝，那我只好借着风力，平步青云……

原本以为恶意的嘲笑和羞辱会带来难堪和尴尬，但侯蒙竟然用“自嘲”的方式轻松化解了，也就在这一年，侯蒙考中了进士，后来做到了户部尚书。所以，莫嘲笑别人的缺陷，否则很容易被打脸；勿自卑于先天缺陷，后天努力才是关键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拾麦穗

□冯磊

青壮年人去地里干活，老年人和小孩子就要去地里拾麦穗。

我们每人挎一个竹篮子，弯腰把麦穗捡起来放到篮子里。

分地之前，我不记得自己干过重活儿。一上午下来，也就是拾半篮子麦穗。之后，就回家了。

那是很有诗意的事情，虽然，太阳晒得头上流油。

学校里的教学也并不紧张。做民办教师的父亲每天下午都带着孩子们到地里“学农”，其实，就是带着群大孩子到地里干杂活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我们这里当民办教师，每天都是满工分。除此之外，每个月还有五块钱工资。

我和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一起拾麦穗，拾着拾着就累了。有大孩子会想办法做些游戏。比如说，把红色的皮筋拿来，在地头上玩儿“翻花”的游戏。一根皮筋，翻来覆去，能够玩儿出很多的新花样。还有的人，用青草的梗，编出绿色的草戒指。这些游戏，都很有趣。

我们还会跑到地头大沟里玩儿，有时也躺在地上看太阳。那个太阳，如果细细端详，

就能发现它是边缘金色、中间银色的圆盘。它不断地旋转，就像陶艺师傅手里的旋转的盘子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会抓一些蚂蚱或者蝈蝈儿。这两种小东西，不仅可以拿来玩儿，用热油炸了，更是难得的美味。

有一天，我们正在拾麦穗，远远地，我看见年轻的父亲带着他的学生们走过来了。

其中一个男生，手里捏着两条用长长的草梗串起来的绿色的“绳子”，上面穿满了蚂蚱和蝈蝈儿。那些被从项上串起来的昆虫，口里吐着绿色的汁液。后来，它们就成了午饭时的美味。

蚂蚱和蝈蝈儿被带回家里，逐一掐去头，顺着脖子，从里面抽出一条黑绿色的东西来。这，就是昆虫的消化道。然后，把它们掐去翅膀，用温水冲洗了，再用盐码上。这样，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

做饭的时候，母亲刷了小铁锅，把小锅架到黄泥捏的锅框子上。之后点燃柴火，等油熬热了，把清理完的蚂蚱和蝈蝈儿一股脑儿放到锅里去。盛到碗里来的小东西多数通体发黄，泛着香气。也有个别因为火太旺而被炸得黢黑，但那是极少数。

面对满碗的美味，我的口水一下子就来了。